

## 從自身出發

林文源

我對血液透析的體驗已有十六年，觀察則有十年之久。從當初在碩士班時體會到「切身政治性」開始，因為自身的病史，我從原本對勞工議題的關懷轉向當時在台灣學界意義尚不明確的病患身體與行動研究。進入這領域後，隨著閱讀與各種機會的田野，除了病患身體與疾病經驗之外，醫病互動、醫療論述、病患團體、政策、透析科技、腎臟醫學相關學會與組織、政府有關單位、廠商等，一一進入我的視野。

過程中，我的學術思考逐漸擴大，試圖進一步釐清各個紛雜現象間的相互關連，而行動上，也進入不同參與層面。但因為既有理論語言的各自偏好與預設，我總覺得參與時的考量是一回事，而學術思考又是另外一回事，兩者多少是分裂的。後來，我在博士研究嘗試深入探討病患行動能力的構成與轉化，一方面我希望整合透析醫療場域中對各種行動現象的分析，另一方面，我希望找出能夠更為貼近我所關心的病患行動的分析語言，期望能不再學術思考與實踐思考分裂地面對我對透析醫療的學術研究與參與。

本文中提出的「漂移之作」本體論，以及正在發展的「社會紋理」是深化我博士研究提出的「轉化性行動能力」的思考基礎與延伸，我希望藉由發展這些概念，並與既有社會學理論諸多預設對話，總結過去對身體、存在、科技、行動的相關研究。這些發展中的概念，較為保守地說，對我個人而言或多或少是對過去十年來我自己在學術、參與、身體與生命經驗間的來回擺盪過程，試圖以學術語言對某種生命樣態的存在做一個概念上的交代。較為積極地說，我隱約感到在知識、科技與權力策略部署處於弱勢位置的血液透析病患案例中，捕捉到的物質、理念與身體的交會、流動，與相互構成過程，似乎具體而微地體現社會行動者的處境，而能給社會學思考一些啟發。

未來這些概念能轉化成何種樣貌，或能有多少效力仍是不確定的。但至少，由轉化性行動能力，到漂移之作，到社會紋理（或許加上隱約地有一個呼之欲出的關於權力的概念），一方面，是我當前試圖沈澱我正式接觸社會學後迄今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奠定未來研究

的基礎。尤其是目前我即將開始一系列田野難度頗大，且在目前台灣社會學與科技研究學界定位也尚不清楚的實驗室研究，我希望在此新領域中進一步檢驗與擴充過去的這些思考成果。另一方面，我希望這套分析語言能夠給我更清晰的視野釐清台灣透析界的權力地景，以定位自身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面對各相關參與團體時的策略，結束我在學術與參與思考的精神分裂狀態。

然而，這些概念會不會太「後現代」了？會不會無法貼切本地社會？這幾天備課時，看到 F. Block 的一段話，我覺得很貼切地說出轉化性行動能力、漂移之作，與社會紋理的企圖。他說：「建構社會理論總是一項政治行動；任何一個關於社會制度如何運作、以及個體在特定情境下如何抉擇的分析，從來都不是全然客觀的。但這不意味著任何關於未來的圖像都是不相上下的。對那些努力尋找關於社會現實的不同社會群體而言，不同的社會藍圖在協助其理解自身經驗上自有差異。」我期許，或許這種以開放過程為基礎的本體論與相關概念，除了描繪科技使用者、醫療體制弱勢者的處境，也能夠發展出以科技後進、在諸多力量交會中生存的社會與歷史脈絡為核心的理論架構。這是我希望未來我學術與參與上的漂移之作可以做到的。